

我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（附照片）

李昕

楊絳先生在當今文壇上是倍受尊敬的老作家。

我做編輯，先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、香港三聯書店和北京三聯書店工作。恰巧，楊絳先生正是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。由於工作的機緣，我也便與她有了一些直接的接觸。

其實我與楊先生相識較晚，那大概是 90 年代後期，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。但是因為她過去曾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，與家父同事，提到這一層，她老人家對我也便多了幾分親切。

這些年來，每逢春節或楊先生過生日，我總是要代表出版社問候老人家，有時也會登門拜訪請教。見面時，談得較多的自然還是有關出版的事，有時楊先生也會順帶談談她對當前社會、文化問題的看法，或回憶早年的往事。我和三聯的同事都非常喜歡聽她老人家聊天，感覺從中受益，長見識。然而，對我來說，在與老人家的交往中，留下印象最深的，還是我對她的三次道歉。

（一）

2007 年 10 月，三聯書店出版了《錢鍾書集》第二版。這是一個以 2001 年第一版為依據，聘請專家花費四五年的時間進行全面校核，最後做出了必要的修訂的新版本。但是在出版時，我們斟酌再三，並沒有稱之為“修訂版”。對於這樣一套學術文化界高度關注的文集，以這樣的方式再版，其中的理由，是有必要做一些說明的。為此，我們在南京舉辦了一次新書發佈會，由我代表三聯在會上面對媒體介紹新版本的情況。

那天，我首先講到不稱“修訂版”的原因有兩個，一是學術著作內容上的修訂應由作者親自主持，而如今本書作者已經過世，其他人無法代替作者履行這一責任；二是我們進行的所謂“修訂”一般來說僅限于編輯範疇，主要包括對編排形式進行調整和對第一版中的排校錯誤進行訂正，而不包括對內容的修訂。

我介紹說，《錢鍾書集》第一版面世以後，對於其中一些內容是否需要修訂以及如何修訂，學術界是有過一些討論的。作為必要的準備工作，三聯曾經委託有關專家對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的引文進行過全面校核，對所有有疑問的地方做了詳細記錄，這些記錄或可成為修訂的依據和參考。但是在最後一刻，我們放棄了這種內容的修訂。因為在一次集中徵詢相關專家學者和出版界前輩的意見時，大家達成的共識是，尊重已經故去的前輩學者的著作風格，應保留其原貌。

大家都知道錢鍾書先生博文強記，有老一輩學者說錢先生能背十三經，甚至能背十三經注釋。他寫《管錐編》、《談藝錄》，依據的是他平時隨手寫下的讀書筆記。而做筆記需要徵引文獻的時候，他常常僅憑自己的記憶，並不去核對原文。這樣大量徵引文獻，便難免有個別地方記得不太清楚；另一方面，錢先生引用文獻，有時候不是全引，而是略引，比如一首詩有四句，他引了第一句後，可能直接引第四句，中間甚至未加任何符號。這種情況究竟需不需要根據原始文獻進行修改呢？

大多數學者專家不讚成修改。這是因為，一來錢著徵引文獻數量極大，古今中外，版本情況非常複雜，校改不慎，會弄巧反拙；二來錢先生的徵引方式、著述風格，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，是許多學者通行的做法，非他所獨有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性的學術風氣。所以，保留那樣一種著述面貌，既是對作者本人的尊重、理解，也是對今天的讀者、對學術史的負責。

做了這些說明以後，我談到了錢鍾書著作的版權情況。因為是面對媒體給新書做宣傳，我自然不免要強調三聯的版本對於市場的獨佔性，這是如何的珍稀可貴。

我說，在中國，《著作權法》實施之後，一本書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專有出版權，但是為了支持和保護文化建設和文化積累，出版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，或者說是達成了一種默契，允許作者在出版《文集》或《全集》之外，另行享有單行本的專有出版權。根據這一慣例，錢鍾書著作原本是在三聯的文集之外，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單行本的。但是楊絳先生對待版權非常嚴肅和謹慎，她在三聯出版了《錢鍾書集》之後，便有意識地停止了錢鍾書著作單行本與其他出版社的合作，結果《錢鍾書集》共 10 種，其中有 8 種由三聯書店獨享中文版權。只是《宋詩選注》和《圍城》這兩部作品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，楊先生才同意保留該社繼續出版單行本的權利。

我的這番談話被在場的記者陳香完整記錄下來，她寫了一文題為《保留錢著原貌，新版〈錢鍾書集〉不“大修”刊行》，發表在《中華讀書報》頭版。

楊絳先生平時對文化界新聞相當留意。她看到報紙後，有話要對我說，但是她老人家耳朵聽力不好，通電話有困難，於是便讓幫她料理版權的友人吳學昭老師給我打電話。

吳老師是吳宓先生的女兒，也是三聯的作者，與我們很熟悉，她直截了當地說，這篇採訪你的文章，可惹老人家生氣啦。

我問為什麼？她說，這篇文章前面 90%的內容都很好，唯獨最後一段，你說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”，他們才繼續享有《圍城》和《宋詩選注》的版權，不符合事實。楊先生認為，你對人文社不公平。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這兩本書，而你們三聯才是“一再要求”出版文集呢。你說話怎能不講先來後到？你做宣傳，不能抬高自己，貶低別人。

我自知理虧，連忙請吳老師代向楊先生道歉。吳老師說，楊先生的意思是，這篇文章給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響，所以你要向他們道歉。

我自然無話可說，馬上打電話給當時人文社的負責人潘凱雄，說明瞭原委，表達了道歉之意。凱雄聽了哈哈大笑，說：“老人家為我們做主，你道歉我們照單全收了。”

這件事對我觸動很深，我由此認識到楊先生待人處事最講“公平”二字。

（二）

2009年夏天，三聯要再版《陳寅恪集》，聯繫了江蘇省新華書店總店，希望他們承擔總包銷。該店是三聯的長期戰略合作伙伴，對我們總是有求必應，大力支持，但是他們也總會根據具體情況，提出一些合作條件。這一次，他們同意包銷 2000 套，但是要求我們製作 2000 張藏書票隨書附贈。

藏書票怎麼設計？美編考慮再三，計劃採用陳寅恪先生名句“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下面加上陳先生本人的印章。

使用印章，需要徵求作者家屬意見。但陳寅恪先生的三個女兒對版權都不熟悉，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。編輯便告訴她們，使用印章做藏書票，這事情不新鮮。上次《錢鍾書集》第二版也是由江蘇省新華書店包銷，也曾用錢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書票。《陳寅恪集》只是循《錢鍾書集》舊例而已。

由於陳家姐妹也與吳學昭熟悉，所以當編輯打電話詢問印章使用之事時，她們便向吳學昭請教。

吳學昭把這事向楊絳先生通報。楊先生說，“藏書票，這事我怎麼不知道？”

原來，2007年三聯出版《錢鍾書集》第二版時，無論是我還是編輯，都沒有意識到需要就藏書票的事和楊先生溝通，出書以後也忘記將藏書票送給老人家過目。這可是個不小的疏忽。

楊先生生氣了。她讓吳學昭給三聯的編輯打電話，說，“你們這樣不尊重作者，我要考慮提前結束與三聯的合作。”

當編輯把楊先生這番話告訴我時，我頓時懵住，血一下就湧到腦門上。要知道，錢、楊兩先生，是三聯多麼重要的作者呀！

事後我才弄明白，楊先生之所以把問題看得很嚴重，不只是沒打招呼就加印蓋有錢鍾書印章的藏書票，主要是因為她瞭解到，有人在網上高價拍賣帶有藏書票的《錢鍾書集》第二版。她擔心此事是三聯所為。她心裡想的是，這些著作的出版，版稅她自己分文不取，全部捐獻出去，但是出版社卻用這種方法獲取暴利，豈不可恥可惡？

當然她是誤解了，但是我們怎樣才能解釋清楚呢？

我問編輯怎麼辦？她說事到如今，只能由領導出面解決。無奈，我只好打電話求助于吳學昭老師。請她幫我安排，我要到楊先生府上去負荊請罪。吳老師說，老人家現在氣頭上，怎麼會見你？但是她還是熱心幫忙的，建議我寫一封道歉信，直寄楊府。

於是我便寫信說明了事情經過，信里對楊先生解釋說：

“2007年10月我們應江蘇省新華書店總店的要求，印製了《錢鍾書集》精裝本3000套，全部交給該書店包銷，自己只留了幾十套樣書。書店方面為推廣促銷，建議我們給每一套書夾一張藏書票。我們考慮到藏書票的製作和收集本是文化人的閒情雅趣，並無太多的商業意味，附在書上不會為書籍帶來不良影響，同時考慮到《錢鍾書集》第一版出版後，我們曾為配有紅木架的收藏本製作過一批藏書票，現在趁第二版精裝本出版時再做一次，似乎不是什麼新問題，於是便同意了對方的要求。因為書店提出這一要求時間較晚，當時3000套書已發往南京，所以我們趕制的3000張藏書票是單獨包裝後用特快專遞另寄南京的。這些藏書票夾在書里（或貼在書上）之類的事情都是書店自己完成的，以後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再繼續過問。所以，可以說我們到今天也沒有見過夾著藏書票的《錢鍾書集》第二版。正是因為如此，我們也不曾想起要給三聯自己留下的幾十套樣書配上藏書票的事情，在給您送樣書的時候，有關編輯早已把藏書票這回事忘記了。這確實是我們工作上的一個漏洞，導致的結果是三聯做了一件損害您的權益的事情，而且事前沒有請示，事後又沒有報告，以至您在兩年以後才得知這件事。作為三聯圖書編輯出版工作的負責人，我為此感到非常慚愧和不安，在此懇求您的原諒。”

信寫好後，我找到三聯出版製作部主任，問他兩年前做的《錢鍾書集》藏書票，他手里還有樣品沒有？他遲疑了一下，說，“我找找”，便拉開了辦公桌的抽屜，把裡面的東西一件件地往外拿。當抽屜的底部露出時，我看到幾枚藏書票安靜地平躺在那裡。那幾枚藏書票正是用錢鍾書印章製作的，編號3001-3004。我如獲至寶，將它們和道歉信一起郵寄給楊先生，告訴她，這是殘存的幾枚。

我想，可能就是這幾枚藏書票的編號說明瞭問題，解除了老人家對三聯的誤解。因為這批藏書票是專為江蘇省新華書店特製的，1-3000號全部寄給他們，不在三聯手里，而編號3001以後的幾枚，兩年來無人動用，表明在網上高價倒賣藏書票版本的人與三聯無關。

我的信寄出兩天之後，吳學昭老師給我來電話說，祝賀你，事情解決了。楊絳先生看了你的信，讓我帶給你一句話，說：“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兒子，我原諒他了。歡迎他有空到家里來坐坐。”

楊先生這麼容易就改變了態度，令我如釋重負。於是我知道，老人家真正關注和在意的，其實不是別的，而是一個誠信的問題。

(三)

2011年7月17日，是楊絳先生百歲誕辰。提前兩三個月，我們就在編輯部里商量，應該怎樣表達我們對老人家的祝福。這其實是一件頗費心思的事情。因為老人家生活簡樸，清心寡欲，既不喜請客送禮，又不講繁文縟節。錢瑗和錢先生相繼走後，楊先生一個人和保姆一起生活，物質要求極低。家具不換，衣服不買，一雙舊拖鞋穿了很多年。所以過生日時，我們要給她送禮，她總是說她什麼都不需要。送花家里沒有地方擺，送蛋糕家里沒有人吃，若是送別的東西，可能是你給她送去，她當時收下，心裡記得是你送的，等你下一次再去，她便說你上次送來的東西，已經在我這裡放了很久，我也用不上，你還是帶回去吧。

所以，在楊先生看來，如果你想給她祝壽，最好的辦法，是你自己煮一碗長壽面，替她吃了，這樣你的心意就到了。

老人家如此超凡脫俗，讓我們除了給她送一張集體簽名的生日賀卡、再送幾本她喜歡看的書以外，實在想不出還可以做什麼。

正在這時，中央電視台“讀書”欄目主持人李潘來找我。她說要做一期給楊先生祝壽的專題節目，就在7月17日播出，希望我參與。我聽了大喜，覺得這電視節目不是最好的百歲生日賀禮嗎？

因為電視欄目是“讀書”，所以節目的內容需要圍繞一本書。李潘說，就請嘉賓針對《我們仨》進行對話。她自己做主持人，嘉賓一共兩位，我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檸。

張檸是文化學者，擅長評論。所以李潘給我們分工，讓張檸多談些理論觀點，讓我多講些故事。她會把不同的問題分頭拋給我們兩人。

錄播的那天，李潘特意穿了一件大紅色的連衣裙，看起來喜慶之極，想必是要借此向楊絳先生表達祝壽之意。張檸穿白底黑條襯衫，而我則穿了一件天藍色的。三個人出場，服飾可謂光鮮亮麗。

擷取自 WiseNews

李潘主持得有條不紊，張檸的口才極好，似乎不需要準備，便出口成章。我事先寫好了一些卡片，但是上場後發現全用不上。攝像頭一直對著你，使你根本無法低頭去翻閱它們。好在我對錢鍾書和楊絳先生書里書外的故事比較熟悉，便試圖用一些故事細節說明某個觀點或問題。

例如我談錢、楊二老的人格，說到在“文革”時期某些知識分子趨炎附勢為“四人幫”效力的時候，錢鍾書先生可以拒絕人民大會堂的國宴邀請，追求自我身心的寧靜，而楊絳先生更可以用照顧生病的錢鍾書先生為借口，婉拒江青邀請她同游頤和園。他們這種淡泊明志，可謂徹底。

又如我說楊絳先生在錢鍾書先生眼裡，是最能幹的妻子。家里的一切，錢先生都要依靠楊先生打理。家里的生活用具，例如電燈、水管、家具壞了，從來都是楊先生設法修理。這樣下來，以至於楊先生到了 90 高齡，仍然可以爬上桌子，再架上椅子，然後踩在椅子上，去修理日光燈管。她家屋頂的天花板有兩個清晰的灰手印，就是老人家修理燈管時，用手扶著天花板時留下的。我還拍過這手印的照片呢。

最後我談到他們的精神境界和高風亮節。我說他們夫婦三十多年不換房，不裝修，不買家具，如今家里照樣是水泥地面、白灰牆壁、最原始的鑄鐵暖氣。但是他們把兩人全部的版稅，都捐獻給了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，總數已超過 1000 萬元。他們在那裡設立了一個“好讀書”獎學金。這個獎學金的宗旨是扶助貧困學生，讓那些好讀書且能好好讀書的清寒子弟，能夠順利完成學業。楊先生曾寄語受獎的學弟學妹，“永記‘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’的清華校訓，起于自強不息，止于厚德載物，一生努力實踐之。”

因為我和清華大學幾位獲得這項獎學金的孩子有過接觸和交流，我還談到這些孩子在清華成立了“好讀書協會”，定期舉辦“好讀書”論壇，倡導閱讀，成為表率。我也說到清華學子對錢、楊二老感情極深，1998 年錢先生去世時，大學生們曾親自動手折疊了上千只千紙鶴，用細線穿在一起，掛在校園主幹道的樹枝間、松牆上，那場面非常感人。

我講的這些故事，可能給不少電視觀眾留下了印象。事後，曾有好幾個朋友和我提起這期節目。

節目播出幾天以後，吳學昭老師也來了電話，那口氣挺興奮，上來就說，“你們這期節目做得不錯，楊先生也看了。”

我問，楊先生高興嗎？吳學昭說，用這種方式祝壽，楊先生高興。但是，她又發現你有個地方講錯了。

我聽了心裡一驚，忙問，什麼地方？

吳學昭說，錢、楊二老在清華大學設立的是“好讀書獎學金”，但是被我說成“好讀書基金會”了。她說，設立“獎學金”比較簡單，但是建立基金會就不同了。那是得按國家有關規定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，需有規範的章程，有組織機構和開展活動的專職工作人員，還要申報民政部門批准，可向公眾募捐。這兩個概念不能混淆。所以楊先生讓她告訴我，今後若是再提到此事，一定要把說法改過來，不要一錯再錯，造成別人以訛傳訛。

我再一次請吳老師代我向楊先生道歉，這是第三次道歉了。雖然所涉及的事情不大，但是楊先生的嚴謹和認真，令我受教。

事後我想，楊先生的治學和為人，之所以那樣令人敬仰，令人欽佩，可能就得益于她那種隨時隨地對於周邊的一切都一絲不苟的性格吧？

2015年6月25日

今天是楊絳先生一百〇四周歲生日，筆會刊出此文，向先生致以衷心的祝賀：生日快樂！

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。

——編者